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陶淵明資料彙編

下冊

中華書局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陶淵明資料彙編

下冊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
編

目次

停雲并序	一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六四
時運并序	六	乞食	六六
榮木并序	一一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七一
贈長沙公并序	一五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七三
酬丁柴桑	一八	答龐參軍并序	七五
答龐參軍并序	一九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七七
勸農	二一	連雨獨飲	八〇
命子	二天	移居	八四
歸鳥	二六	和劉柴桑	八八
形影神并序	三一	酬劉柴桑	九〇
九日閒居并序	望	和郭主簿	九二
歸園田居	四七	於王撫軍坐送客	九六
遊斜川并序	六〇	與殷晉安別并序	九九

贈羊長史并序	101	止酒	101
歲暮和張常侍	107	述酒	103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111	責子	110
悲從弟仲德	112	有會而作并序	114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113	蜡日	117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110	擬古	118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113	雜詩	124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115	詠貧士	124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113	詠二疏	127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117	詠三良	127
還舊居	119	詠荆軻	128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141	讀山海經	126
己酉歲九月九日	143	挽歌詩	131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145	感士不遇賦并序	136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	146	閑情賦并序	139
飲酒并序	150	歸去來兮辭并序	138

桃花源詩并記	三六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三六二
五柳先生傳	三六四
讀史述九章	三七七
扇上畫贊	三七〇
與子儼等疏	三七一
祭程氏妹文	三七四
祭從弟敬遠文	三七五
自祭文	三七六

〔附〕作品眞僞考證

歸田園居(種苗在東皋)	三七九
問來使	三六二
四時	三六四
五孝傳	三九五
集聖賢羣輔錄 上	三九〇
集聖賢羣輔錄 下	四〇二
編後記	四〇七

引用書目

停雲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於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高元之曰：以「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義也。

（宋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一引）

首章：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靖節之親友，或有歷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詩，且以寓規諷之意焉。此章言「停雲」、「時雨」，以喻宋武陰凝之盛，而微澤及物。「表昏」、「路阻」，以喻天下皆屬於宋，而晉臣無可仕之道矣。我則靜止東軒，飲酒自慰，何乃良朋遠去，使人搔首佇望而不歸耶！

四章：興也，言庭柯之鳥，翔集從容，和鳴而相親，以興仕途之人，當擇所處，不可遺棄親友而不顧返也。且他人之苟祿者，亦豈無之，惟我與子，素相親厚，故於此實深念之耳。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開陳，至此，乃決然知其不復來歸，則是願言不獲，而中心爲之抱恨。此可見靖節之於親

友，情之至，義之盡也。

（元劉履《選詩補註》卷五）

四首皆匡扶世道之熱腸，非但離索思羣之閒悵也。「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平陸成江」，日月山河，交失其恆，此復何等景象，可乏同心亟商匡扶哉！園樹雖凋，猶有再榮之日，世界雖壞，豈無再轉之手，所以朋愈邈而席愈思促也。先言軒，繼言窗，先言撫，繼言飲，車承路阻，舟承成江，章法映帶，各有次第。序曰初榮，詩曰再榮，序曰不從，詩曰靡從，意義同異，互相闡發。「舟車靡從」，言我欲就友，安得促席，冀友就我。鳥閒止而有相和之聲，人閒飲而艱相就之朋，處處迴環闡映。雨灰人情，樹招人情，鳥語椰榆獨坐，居然若嘲人矣！比興憤極，高處在使人驟讀之不覺，併親友亦屬兼葭伊人之虛想。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一）

沃儀仲曰：「伊阻」、「成江」，分指世運。「八表同昏」，專各臣子，一語兩章複用；且先揭於阻、江之上，尤有味，正見舉世暗濁，無一明眼堪扶社稷，故至於此。我即獨身孤憤，濟得甚事！乃難冀之世，復難冀之朋。末句「抱恨如何」，真當悶絕。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一引）

撫醪望友，欲從舟車，促席無由，悵然抱恨。詩分四韻，情屬一章。龐參軍、劉柴桑而外，不多人也。劉履謂元熙禪革後，或有親友仕於宋者，靖節賦此以諷。詩中無其意，惟「競用新好」句，蓋謂他人言

耳，非所指「念子實多」者。

（清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卷一）

四言詩惟有王粲既溫且雅，亦典亦則；此外俱駢麗語，贊頌體。淵明《停雲》雖佳，然氣格亦晚。

（清楊雅建評選《詩鏡》十《晉第三》）

「斂翮」二句，寫鳥甚活。非必所思親友，託感故君。但樹感再榮，招辭新好，違今戀昔，情見乎詞。

（清陳許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三）

《停雲》、《歸鳥》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絕調也。《時運》謀篇大雅，而言句猶諧俗耳。他如《責子》、《勸農》謀篇，亟爲淺人之所稱賞，蓋以庸躁之心求之，則彼諸篇者，正如輕美之酒令人易下咽耳。陶詩往往令人可喜，可喜一分，則減一分身分耳。抑此不但陶詩爲然，凡才情用世者皆以闌然媚世爲大病。媚浪子，媚山人，媚措大，皆詩之賊也。夫浪子之狂，山人之褊，措大之酸，而尙可與言詩也哉！有才情者亦尙知所恥焉。

（一章）入情只一點，而通首皆爾關情。

（二章）用興處只顛倒上章，而愈切愈苦者，在音響感人，不以文句求也。如是此等處令經生家更無討線索地。

（三章）新好招余而欲與促席，且道是賞是罰總不恁地。故曰可以羣，可以怨。「人亦有言」，一轉，廣大平遠。

（四章）四章往復之間，言句有限，取比《離騷》，尤爲深遠廣大。彼以編懷學陶者，初不知此詩風旨也。引喻不晦，正意不太露，讀去自能令人了了。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

（清張潮、卓爾康、張師孔同開《曹陶謝三家詩》陶集卷一）

（「靄靄停雲」四句）當平世者不知此語之悲。
（「東園之樹」四句）亦是有所譏刺。（「豈無他人」四句）直追古人。

（清查初白著、張載華輯《初白庵詩評》卷上）

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卷上）

《停雲》、《時運》、《榮木》三篇，人指爲悲憤之作。雖箕子以狡童喻君，夷、叔以黃、農致慨，安在懷良朋，懷黃、唐有以異哉？但前二篇神閒氣靜，頗自怡悅，絕無悲憤之意。卽曰憾曰慨，亦不過思友春遊、卽事興懷耳。如指爲求同心、商匡扶，殊屬枝節；脂車策驥，正欲勉力依道耳，敦善耳。「孰敢不至」正與「業不增舊」對照，亦不必牽合時事也。

（清吳棫《論陶》）

魯晉黜宋，固淵明一生大節，然爲詩詎必乃爾！如少陵忠君愛國，只《北征》、《哀王孫》、《七歌》、《秋興》等篇正說此意，其餘豈盡貼明皇、貴妃、安祿山耶？《停雲》四章只思親友同飲不可得，託以起興，正

如老杜「騎馬到階除」，待友不至之意。

（清吳瞻泰輯《陶詩集註》卷一）

▲停雲溫雅和平，與▲三百篇近；流逸鬆脆，與▲三百篇遠；世自有知此者。

（清張謙宜《觀齋詩談》卷四）

（一章）通篇同上篇意，一言不能已，而再言之，▲三百篇之遺也。

（二章）一結緊承上二句，而不覺其辭婉而曲，有一唱三歎之妙，言我非不知日月之於征也，吾所以不仕之心有難言者，安得促席一言之乎？而終不言，其所以含蓄意深。彼，彼時也。

（翩翩飛鳥四句）言飛鳥尚有友朋以好聲相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豈無他人二句）言除子之外，豈無他親友乎？而於子實獨多念者，必有所以也，又含蓄而不盡。（願言不獲句）言所以念子者，願一見而說彼平生也，今乃不獲所願，能無恨乎！

（清馬塚《陶詩本義》卷一）

詩中感戀懷人，撫今悼昔，一片熱腸流露言外。若僅以閒適賞之，失之遠矣。讀陶者悉當作如是觀。陶詩寫景最真，寫情最活，末章「斂翮」二句，狀鳥聲態，何等天然活妙！

（清溫汝能纂集《陶詩真評》卷一）

首章前四，從雲遞雨，先就路阻發端。後四則對序中「罇湛新醪」句，從酒上生情，拍到思友，就望其來說。

二章前四，亦說雲雨，句法倒轉，成江較路阻爲實。後四仍從酒生情，而意也倒轉，「飲」字較「撫」字亦實，拍到思友，則就已不可往說。

三章前四，對序中「園列初榮」句，從園樹新好移情引起。後四遞入流光易逝，空中一宿，收到友朋情話，則從莫來莫往後，作希冀之辭。

四章前四，就園樹上添出息鳥和聲興起。後四「豈無」句筆勢一拓，跌出好友繫懷，而以睽違抱恨作結。總束四章，醒得序中「歎息彌襟」意矣。

（清張蔭嘉選《古詩賞析》卷十二）

晉人如淵明《停雲》、《時運》等作，又不可以風會論。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七）

以詩而論，四言以《三百篇》爲一體，如韋孟之《諷諫》、東方朔之《戒子》、傅毅之《迪志》、及陳思王之《責躬》、嵇叔夜之《酒會》、陶淵明之《停雲》，猶欲規摹葩經。

（清錢九同《南浮詩譜》卷一《辨體》）

時 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旣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三章)靜之爲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之心矣。

(宋湯漢註《陶靖節先生詩》卷一)

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於時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春之樂也。

(明何孟春注《陶靖節集》卷一)

(「偶影獨遊」二句)譚元春曰：八字抵人一長篇妙文。鍾伯敬曰：遊覽詩，人只說得欣字，說不得慨字，合此二字，始得爲真曠真遠。淺人不知。

(「山滌餘鷲」二句)鍾伯敬曰：潤甚。(「有風自南」二句)譚元春曰：溫甚、厚甚，「翼」字奇古之極。鍾伯敬曰：「翼」字看得細極靜極。

(「我愛其靜」句)譚元春曰：從來說會點爲狂，不會道破靜字，今始拈出，深心體貼，俗人不知。鍾伯敬曰：千古高人曠士，少此一靜字不得，淵明自傳神。

(「慨獨在予」句)譚元春曰：自任自感之言。鍾伯敬曰：獨字深衷。

(明鍾伯敬、譚元春評選《古詩歸》卷九)

四首始末迴環，首言春，二、三漱濯、閒詠言遊，終言息廬，此小始末也。前二首爲欣，後二首爲慨，此大

始末也。「邁邁時運」，逝景難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恨殊世，本之「我愛其靜」，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迴環也。載欣則一觴自得，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抱慨則半壺長存，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此又一迴環也。序中「欣慨交心」一語，四章隱現布置。

（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一）

序言「欣慨交心」，前二首是欣，後二首是慨。

淵明處桓、劉之時，故慨同夷、叔。

（清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卷一）

（一章）「翼彼新苗」句，翼字渾樸生動。

（二章）將有不可共人言者，對他人則心不足耶。

（三章）「但恨殊世」二句，何云殊世，此必有指。

（四章）欣在春華，慨因代變，黃、農之想，旨寄西山，命意獨深，非僅閒適。

天下已爲宋矣，無復有懷，故朝者曰「偶飲獨遊」，曰「慨獨在予」，子立孤懷，於二獨字可味。四言襲《三百篇》之調，終不能及其高深，反覺無味，此亦以晉人常調行之，轉能閒雅，惟嵇叔夜亦同此致。

（清陳祚明評選《采菽堂古詩選》卷十三）

（一章）「天衣無縫」。

（二章）生用烏豆換人眼睛，非以苟逃羿轂，風味固爾，更不消著死急也。

(三章)疑于薄露，有不薄不露者存。

(四章)將飛者必伏，將刑者必賞，此淺機也。文士得之，早已自矜勝算，夫誠以傲彼開門見山之俗諦，則有餘矣。其於大雅，猶劍首之一映也。讀賈生《過秦論》得立言之風旨者，乃可與讀《時運》四章。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卷二)

浴沂之志，尼父已與曾點。千載而後，復有知己，靖節若在聖門，與點真一流人物。

(清張潮、卓爾堪、張師孔同閱《曹陶謝三家詩·陶集》卷一)

(三章)我愛其靜「句」，目狂者以靜，千古特識。

(清查初白著、張載華輯《初白菴詩評》卷上)

(「翼彼新苗」句)「翼」字寫出性情。

晉人放達，陶公有憂勤語，有安分語，有自任語。

黃、農之感，寄意西山，此旨時或流露。

(清沈德潛選《古詩源》卷八)

四章皆賦體，能會曾點襟懷而發爲堯、舜氣象，真見道之言也。

前二章游目騁懷，述所欣也；後二章傷今思古，寄所慨也；故曰「欣慨交心」。其樂天之誠，憂世之志，可謂平行不悖。

(清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一)

王棠曰：新苗因風而舞，若羽翼之狀，工於肖物。

（清陶澍集註《靖節先生集》卷一引）

汪洪度曰：舉世少真，彌縫使淳，法洙、泗以還羲、農，公生平大願力。對此暮春，萬物得所之願，觸緒興懷，所以旋欣而旋慨也。前二首欣，後二首慨，疆界劃然。第三首延目悠悠，卽下不可追意，乃遐想意中之事，非實寫目前之樂。春風沂水，卽羲、農景象也，以一「靜」字概之，是何等胸次。「寤寐交揮」而不可得，此興慨之由也。第四首不能與民同樂之慨，寓一「獨」字之中，比第三首更覺蘊藉。

（清吳瞻泰輯《陶詩集註》卷一引）

（三章）動靜各有其天，惟於動處得靜，此真狂者之天，其心胸尤不可及，却被淵明一語拈出。

序語「偶影獨游」，末章結語「慨獨在余」，二「獨」字有無限深意在，當是時天下早已忘晉，淵明遊影安得不獨。因遊而「欣慨交心」，然則遊爲淵明所獨，慨亦爲淵明所獨，其欣處人知之，其慨處人未必知之，其欣慨交迫之際，則人尤未易知之也。一時遊興，寓意深遠乃爾。淵明之心亦良苦矣哉。

（清溫汝能纂集《陶詩集評》卷一）

首章前四，從時運而往，遞入春暮，卽點清成服出游。後四卽樂郊寫景，所謂景物斯和也，只貼序中「欣」字意說。

二章前四，漱濯平津，欣矚遐景，敘遊正面也。後四悟到稱心易足，而從揮觴自樂收住，欣字意至此始透。自樂「自」字，便已含序中「獨」字意。

三章前四，蒙上平津，觸到沂水，以當日曾點童冠詠歸之樂，爲己獨遊作反襯。後四收到愛之而不可追，噴醒獨字意。而「恨」字已貼序中慨字邊說。

四章前六，暗頂詠歸，鋪敘家居之樂，以爲「遊」字餘波。後二忽以「莫遠黃唐」，正應「獨慨」，掣筆收住，不可一世之意，借題流露出來，方是「獨」字「慨」字到頭結穴。

（清張蔭嘉選《古詩賞析》卷十二）

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清陶澍集註《靖節先生集》卷一）

陶靖節一生自樂，未嘗屈己徇人。有時獨樂，自樂也；有時借樂，亦自樂也；有時期於借樂，而終於獨樂，尤自樂也。

（清鍾秀編《陶靖節紀事詩品》卷四《恬雅》）

榮 木 并序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采采榮木，於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嗟予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恒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老而好學，詞氣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

（宋湯漢註《陶靖節先生詩》卷一）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爲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爲論道體，其說蓋本於元亮。元亮謂「真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寄情於酒，而爲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益不可爲，故欲翻然歸，而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爲苟去云耳。世遂以爲誠然，其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

趙泉山曰：「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卒屈於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

（元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卷一引）

（序）鍾伯敬曰：口角輕妙。譚元春曰：簡質之中，多少感慨在內。